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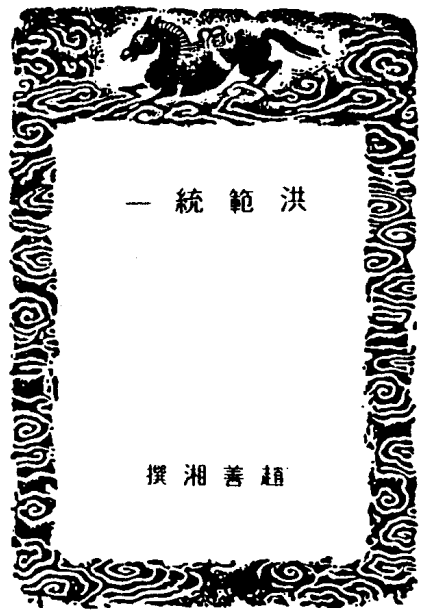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七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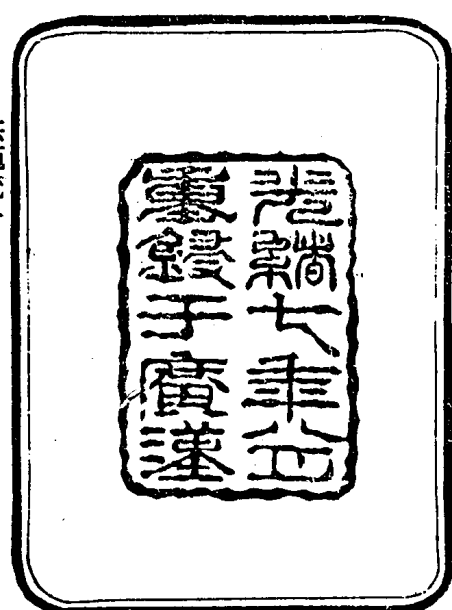
洪範統一卷	宋 趙善湘撰	函海	一
書疑九卷附提要	宋 王柏撰	金華	六
書經注十二卷	宋 金履祥注	十萬	三三
尚書表注二卷	宋 金履祥表注	金華	一四〇
尚書精義五十卷附提要	宋 黃倫撰	經苑	一八三
尚書詳解二十六卷附提要	宋 夏僎撰	聚珍	三五三
讀書叢說六卷	元 許謙撰	學海	五一九
書義主意六卷	元 王充耘編	粵雅	五四四
尚書說要五卷附提要	明 呂柟著	惜陰	五六六
尚書蔡注考誤一卷附提要	明 袁仁著	學海	五八〇
尚書考異六卷	明 梅蔭著	平津	五九〇
尚書注考一卷附提要	明 陳泰交撰	海山	六三一
尚書辨解十卷附提要	明 郝敬著	湖北	六四〇
舜典補亡一卷附提要	清 毛奇齡纂	藝海	六八七
尚書古文辨一卷	清 朱彝尊撰	學海	六九〇
古文尚書考一卷	清 陸隴其著	學海	六九二
尚書逸文二卷附一〇六册古	清 江聲撰集	岱南	
文尚書中，此處不重出	清 孫星衍補訂		
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	清 孫星衍撰	平津	六九四



洪範統

撰 趙善湘

洪範統



洪範統

原序

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道已具三才既判之後天昇之聖人而實在彝倫攸叙之責行庠古今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萬化顯其用聖人以此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操天下者所能與也由五行至五紀安行乎皇極者也由三德至三綱輔成乎皇極者也皇極居于五主張綱維是者也疇雖有九其統則一自漢世儒者為災異之說乃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其後為史又皆祖述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眉山之學亦以福極于五福不通悉歸于皇極之建不建嗚呼洪範九疇果可以為離合之乎昔者天界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以是諫受不聽武王以之歸遂作洪範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明入地中明夷之道在地君道在臣六五君位而箕子居之以洪範之在箕子也洪範天道也君道也而可易窺乎善相幼業書長無所聞竊謂漢儒離合之說非洪範之本旨遂撰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眉山之志然未知有得于箕子否也開信三年中秋前五日趙善湘叙

洪範統

宋 趙善湘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商曰祀周曰年洪範周書稱祀蓋箕子自叙其事而周史因而書之也王訪于箕子就見之也武王可使箕子歸周不能使箕子朝王道不可屈也方念天下之民未安其居彝倫不得其叙道在箕子而可臣致之乎武王訪之不為尊訪而問之遂陳洪範箕子不為失節武王所以聖箕子所以仁也乃言者徐然後言口嗚呼箕子者感嘆之辭武王何心于有天下以彝倫之失其叙天命在周武王不獲已而有之然箕子亡國之宗臣也始見之頃甯無肅然于心乎惟天陰騭下民莫不欲安其居而輔相協和之則在有土之君受不能相協民居使至于亂武王代興未知彝倫攸叙其心恐懼訪箕子而後問武王之心天之心也所問天之道也天錫禹洪範九疇而傳之箕子箕子不得其位行之而武王以箕子歸首及于此洪範之傳不在武王乎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厥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箕子之于武王亦難矣徐然後言見其不獲已之意欲陳九疇而先及鯀禹之事蓋言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也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岳舉鯀以治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不能相協民居彝倫攸叙故天怒而殛之不界洪範九疇殛之者舜而舜以天殛之故曰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天豈不欲界鯀鯀不能循乎自然之道積用弗成鯀自

洪範統

第四回

洪範統一

乘于天雖欲界之不可暨焉之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天豈以之私禹禹能平治水土彝倫復得其叙則洪範九疇在禹矣雖欲不錫之亦不可天固何心于其間哉亦猶安自絕于天數其彝倫箕子之諫不聽是天不界洪範九疇武王應天順人而汲汲以彝倫攸叙為問則洪範九疇亦在武王矣實天錫之也箕子可得而不陳乎箕子為此數語然後陳九疇也

初一日五行

此九疇之始也九疇何始于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自有天地而五行生焉故洪範九疇始乎五行也或曰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五紀庶徵皆五而皇極經世書其數皆四何也曰五行之于土五事之于思五紀之于庶徵庶徵之于風皆皇極經世之道也經世書主於皇極故其數四而已以皇極足之五矣

次二曰敬用五事

此以下皆自然之叙天地分而水火木金土為天地之五行人生乎天地之間而貌言視聽思為人之五行得於形象之初而根於固有之性其道則一也聖人出而天下治苟不先敬此五事則吾身之五行先汨之矣何以致彝倫之叙耶

次三曰農用八政

天地有此五行矣聖人敬用此五事矣所以施之天地之閒者宜孰先焉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后作民父母八政者豈非父母斯民之急務乎政非獨此八者而此八者亦天地自然之序有不可或闕也農農事也入政自一日食至八日師無非養民皆本之於農

事苟不知務本則八政何由自致其用注曰農厚也按釋文馬氏曰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也名之施氏以務本釋農字合於古訓

次四曰協用五紀

八政本於天地閒之固有而見於聖人五事之敬用天運乎上地成乎下聖人擅域中之大而不明乎天道則政亦乖矣故治歷明時取法於天凡有不協於五紀者皆當致其察也如是則甯有悖違天道之政為民害乎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乃皇皇上帝之皇大之不可名言也說文解字通釋曰極棟也屋脊之棟言眾木之極至也經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之甚明不曰大中者言皇極之道有非大中之所能盡也九疇之數以五為極九疇之叙以極為五始乎五行終於六極皆皇極為之用也皇極不建則九疇不叙而彝倫數矣

次六曰又用三德

一三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天地之數止於五一一五為六以五而成乎一也皇極之道中立於五至一之理不可易矣然曰中必尺有中必有中所以抑其過而勉歸於中則在天建極之君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所以成乎皇極之道也又治也惟聖人能致其又所以為建極之道歟

次七曰明用稽疑

三德所以輔乎皇極者也然大道既分皇極之用散在萬殊無精粗無大小如是而為道如是而非道如是而可知是而不可吾恐不能無疑於其間遂立下筮而稽之曰明用稽疑則稽疑當主乎明苟無明見則流於邪說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

第四節

洪範統一

雨暘寒燠風之在天者實本於聖人之一身知所以稽疑而不知驗之於天則此一念差天時從之惟聖人視天人為一致念念不敢忘有不順於上則修身省行於其下常恐五事之敬有時而虧而五者之應不以其叙也如是而聖人修己之道備矣

次九曰稽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疇何為止於九以言乎天地生成之數則當止於十也曰不然夫數之有一非一也數之始也昔之為太極而後之為皇極者乃一也一判而為數數始乎一而其一遂遷焉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所謂一者乃復居乎四八之中是為五也故九疇之數止於九建極之數也非生成之數也稽勸也威戒也聖人敘福以錫民猶恐其忘之故其敘復以五福六極勸且戒焉凡是九疇皆有叙而不紊所以為聖人經世之大法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太極始分而為乾坤乾一變而為坎坤一變而為離是生水火乾再變而為震坤再變而為兌是生木金水火得乾坤之中氣木金得乾坤之偏氣是為四象也土者坤之承乎乾而厚載物者也合乾坤之氣而成位乎下故行水火木金之中而為統一之道也

此是說天地閒之生數萬物之始無非水也故曰天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以七成之天三生木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地以十成之大約天生之則地成之地生之則天成之不過只是陰陽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既合此五行之所以生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曰五材所以為民用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
金從革土稼穡皆固有之性而見之於發用也土
無定用故無定稱爻用也凡行乎水火木金之
中者皆土之用獨言稼穡舉其養民之大者水火
木金而非土用稼穡則民不得而自養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五行養民之味也鹹苦酸辛味之不適於口者
人皆安之而不以為異必其鹹苦酸辛而甘者也
甘味之美者也為五味之主也五味非甘而人或
有嗜之者嗜之偏也

洪範統一卷一 第四回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人稟天地之靈以生出與物接則有五事焉貌言
視聽思皆一事也而貌言視聽悉本于心思之發
用當無一不致其思也貌而後言言而後視視而
後聽亦自然之叙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貌言視聽人之四象也思貌言視聽之皇極也曰
恭曰從曰明曰聰曰睿皆其固有之發用貌恭言
從視明聽聰而不有思睿立乎其中則必有過不
及之差矣睿過乎微密之盡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肅乂哲謀聖修己之成德也然肅乂哲謀皆修己
之一德而所以集大成者作聖也苟肅非聖之肅
乂非聖之乂哲非聖之哲謀非聖之謀則必有差
矣不足以言成德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凡是八者皆養民之急務不可或闕也本末先後
亦有其叙先儒言之詳矣

洪範統一卷一 第四回

洪範統一卷一 第四回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月日星辰天之四象也歷數歲月日星辰之皇
極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效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女保極
五福者皇極之福也合天下之道而歸于聖人之
建極則五福效于聖人之一已敷皇極之教而使
天下皆歸于皇極則天下之福自聖人錫之故曰
效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至民化其上日用而不
知所以錫汝保極于汝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此以下言凡者皆其條目也庶民之無淫朋無比
德惟在于一人作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
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皇極之君用人之道也五福之四攸好德皇極
之君待天下如是忠厚彼或曰予攸好德則信而
用之與其攸好德之福吾將勉之歸于皇極之道
也

洪範統一卷一 第四回
無虐於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為使蓋其行而邦
其昌
既用之而有不虐於獨畏高明有能為使蓋其
行則汝之國昌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五福之二曰富既富以祿而不忠于國為時罪人
矣主雖欲錫之福彼不知攸好德適足以為累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

洪範統一卷一 第四回

此以下重復言之即皇極之敷言也無偏陂無好
惡所以戒其臣民一遵于皇極之道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

蕩蕩平平正直皆皇極之形見於發用者也欲其
遵皇極之道故以皇極之發用告之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既告之皇極之發用又告之皇極之指歸蕩蕩平
平正直會其有極也言所遇皆極也當知吾心元
有此極出而求之亦此極也

洪範統一卷一 第四回
曰皇極之敷言是彙是訓于帝其訓
此曰者申言之無偏無陂以下既敷陳而言之此
又申言之曰此皇極之敷言乃教化之常訓合乎
天道天之訓也不可違之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此言皇極之君不以勢位臨天下凡庶民能行是
訓則可以近天子之光華固無貴賤之閒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曰者斷之之詞觀皇極之君教民之心纖悉曲
盡非至不可教則未嘗不盡此心而教之誠知父
母之於子弟故末章斷之曰此父母斯民而王天
下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福
弗友剛克柔克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皇極平康之治也然世變
推遷固有之性不能勝其偏陂好惡之私或剛或
柔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驅弗友者失之剛焚友者
失之柔皆非中道也剛克柔克所以抑其偏而歸
之皇極之道也

沈潛淵克高明克
洪範統一卷一 第四回

洪範統一卷一 第四回

沈潛似和變而有不可測故亦剛克高明似弗友而可以理服故柔克之剛柔異用而悉歸于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書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潛次

作福作威王食人君之事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不可也五者君之道六者臣之道臣而迫於君故防微杜漸不得不謹所以為皇極之道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騫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或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註曰善約從眾亦皇極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心為皇極之宗必先謀及乃心然後卿士庶人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

謀之乃心既從矣而卿士龜筮庶民亦皆從焉是安行乎皇極之道也宜乎得福之厚后世舉事動

是遠眾故治少而亂多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或從或逆亦從眾事有權時之宜則從眾者亦權宜之中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三逆二從逆者眾其事非關乎外則猶可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自以為可行而卿士庶民卜筮皆以為不可苟違

乎眾則凶隨之矣後世自用之君違眾而好不辨者果何利哉

入庶徵曰雨曰暘曰暵曰風曰時雨暘燠寒風天之生物五德也雨以潤暘以乾燠以長寒以成皆其德之一也不有風行其開則固而不化物必有廢於浸淫枯於焦灼腐於蒸蘊絕於凝沍者矣故雨暘燠寒不能違乎風皆沍氣也

何以生物聖人以此驗五事之敬案詩正義引鄭注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也趙氏之說本諸鄭氏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五者來備則生殖極其盛一極備凶者皇極不建則五者應不以時而凶備矣一極無凶者皇極建而五者之來各以其叙而備備矣極一也備凶無凶之異皇極之建不建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五行之一曰水五事之一曰肅庶徵之一曰雨五行之二曰火五事之二曰又庶徵之二曰暘五行之三曰木五事之三曰哲庶徵之三曰燠五行之四曰金五事之四曰謀庶徵之四曰寒五行之五曰土五事之五曰聖庶徵之五曰風

為時火氣燥燥水氣為土氣為風案鄭注曰木氣為風五行所屬本與火仁與木義與金是三者其一理歟曰一理也水雨霜皆坎之象也火暘又皆離之象也木燠皆震之象也金寒皆兌之象也

也土風聖則行乎四象之中坤承乎乾之象也水火木金土兩陽煥寒風生於天地之初而肅又哲謀聖生於人倫乘爻之始皆稟此氣雨暘燠寒風為在天者肅又哲謀聖為在人者水火木金土為在天地之間者其氣未嘗不相通財成輔相使上

下流通而無間其責則歸於代天子民之君矣故肅又哲謀聖有不敬于下則雨暘燠寒風不時應於上影穡之從不可誣也狂僭豫急蒙肅又哲謀聖之反也蒙昧也一味於道則狂僭豫急隨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反一念之間耳故肅又哲謀之不麗乎聖則為狂僭豫急之昧矣天時應乎上宜雨暘燠寒之不以時也時與恆天與人初無二本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子思曰君子而時中惟聖人有此時故上天之時應時本于人也恆時之反也以人事之恆而感天時之恆亦理之所必至也嗚呼五事可不敬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德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天位天工皆當取象于天時大小各有其職母相侵越亦猶一日之積而成月一月之積而成歲不可得而易也順此則年穀豐登而家國治反是則年穀不登而國家不甯其驗明矣星則庶民之象也有好風有好雨民之情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歷數之不可違而民情之不可忽也庶徵之驗既求之于五事而又以天時之五紀參乎王卿士師尹庶民之象正理一貫乎上下箕子及此可謂盡乎天人之際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皇極福之極六極凶之極皆此理之極至故推言順于皇極則曰壽曰富曰康曰攸好德曰考終

命五福應之也違于皇極則曰凶短折曰疾曰憂
曰貧曰惡曰殃六極應之也人誰不慕五福而畏
六極至是其知所向矣嗚呼皇極之君其聖矣乎
箕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也洪範一書亦庶幾于素
王乎

河出圖洛出書而入卦九疇以數示人八卦虛
中之數也九疇建極之數也其道一也何以言
八卦奠位而包皇極于內皇極居中而運八卦
于外此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也道不虛行待人
而後行夫不以道界聖人則八卦可以無九疇

洪範統一卷一終

卷一

第...章

天不能不以道界聖人則八卦無九疇何以顯
其用故聖人建極而天地之化成矣託數以喻
道天實闢其祕論道而遺其數後世儒者疇之
也或曰易之八卦未嘗不自為用而何待乎洪
範皇極之建曰八卦伏羲氏之卦也卦有八而
伏羲氏畫之即洪範之建極也文王重而為六
十四孔子繫之而十翼備皆是道也洛書未出
則九疇建極之道默用于聖人之經世九疇既
著則洪範之書遂為經世之大法易與洪範固
無二本也嗚呼伏羲畫八卦而王天下禹叙九
疇而興有夏至殷之衰八卦在矣里九疇在明
夷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洪範復歸于周卜世
三十卜年八百而過其歷者良有以也有天下
者監于茲焉善湘又叙

第...章

洪範統一卷一終

洪範統一卷一終

第...章

洪範統一卷一終

第...章



疑書

撰柏王

重刻書疑序

士必通經尚矣顧經義浩如淵海貴於善信尤貴於善疑余序公所著詩疑亦既詳論之矣夫可疑者不獨詩也惟書亦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就武成一冊而類推之其間可疑者不知凡幾

書疑序

退補齋

視讀書者之會心何如耳自漢以下註書者無慮數十百家乃箋釋愈繁而辭意愈晦者何哉孔壁所藏既非完帙伏生所授又苦聾牙不濬以論古之識而穿鑿附會以求其通是滋之惑也王文憲公嘗謂書有三變秦火一變

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意屬讀三變也

惟解此三變然後可用我疑亦惟解此

三變斯可用我疑以堅我信自書疑九

卷出而學者遂昭若發矇世有泥官

禮以誤蒼生者讀此可以悟矣同治八

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

甫謹序

書疑序

一

退補齋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相所著書自伏孔二家傳出於是今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盡孔壁之舊然於今文固未有擬議也其并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絕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徂於訓詁之舊故雖以二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追我大寶龜西土有大類人亦不靖之語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

書疑序

一

退補齋

藏板

於定數聖如姬公寧肯爲此語洛語復辟之事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蘇氏所謂歸政初無善義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苟爲同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過公之爲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各衛舜二十二言孟子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述可也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書疑序

二

退補齋

宋史本傳

王栢字會之發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奉郎主管理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揚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

本傳

退補齋

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風典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斂且非焉來學者服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發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栢之

言曰伏羲則河圖以書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天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

書疑

本傳

二

退補齋

備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鄘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酒古易說大泉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

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關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濼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如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書疑目錄

本傳

三

退補齋

第一卷

大序疑

堯典考異

第二卷

典謨總疑二

夏書疑

仲虺之誥疑

伊訓五篇疑

二典三謨總疑

堯典疑

三謨考異

湯誓疑

湯誥論

第三卷

盤庚疑

說命考疑

西伯戡黎論

第四卷

泰誓疑三

武成疑

第五卷

洪範疑六

第六卷

旅焚疑

酒誥梓材疑

大誥疑

第七卷

召誥洛誥疑

多方考異

第八卷

君奭疑

立政疑

無逸疑

君陳論

第九卷

畢命論

呂刑疑

秦誓費誓論

說命疑三

高宗彤日論

微子論

牧誓疑

武成考異

洪範考異

康誥疑

金縢疑

微子之命疑二

多士多方疑

多士考異

蔡仲之命疑

立政考異

周官疑

顧命康王之誥疑

君牙岡命疑

文侯之命疑

書疑卷第一

宋王柏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子嘗讀古文尙書序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

傳言以教兒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

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由是觀之書之爲書至

於聲牙艱澀而不可曉者我知之矣漢初書已三

變秦火一變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意屬讀三變

也書之爲書元氣微矣及孔壁之藏既出又增多

伏生二十五篇宜學者之所甚喜而甚幸固當尊

尙而表章之篤信而訓詁之又何敢復致疑於其

間今讀大序鋪張廢興之由粲然備具及熟復玩

味則不能不疑所可疑者大略有三其一曰三墳

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此說程子嘗疑之

已得其要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古人固有

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

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

敢放言而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

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

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亡有服有誤唐虞

之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

釋之子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

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而惑之反引以證聖人

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子嘗求科

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

周盤匱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顯

帝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

耳而不計其說之自相反覆而不可通也謂科斗

始於顛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

而傳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

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

是遂通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

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

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

於皆科斗文字一句展轉乖謬不能自脫予欲獨

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

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實非伏生

之說也後世儒先曰缺文曰脫簡曰此不可曉皆

過矣朱子嘗謂伏生偏記其所難而安國專得其

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

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

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老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

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

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

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夫自宣王之時史籀之

書法通行於天下始皇時李斯小篆方盛屋壁之

藏爲夫子之故書邪必篆籀也爲秦政之新書邪

必小篆也豈有不夏不商不籀不斯而獨傳顛帝

之書法本欲流傳適所以埋廢孔氏子孫必不如

是之疎也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

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

書而獨記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

民時舉天下之大而遜之於舜其德固無以加於此矣以舜典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略若未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

命義和降二女事之所關者固大以在位七十載之久其他豈無可書者夫子亦以其登載之約而有魏魏蕩蕩民無能名之嘆愚竊謂史官本為虛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繫之曰堯典稱之曰放勳不亦宜乎其命義和也固堯之政舜又因堯之成績察於璇璣玉衡而加詳焉丹

朱學訟之言所以開揚仄陋之幾雖兜共工之吁

方命圮族之嘯此四罪之張本也合為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脉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不覺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註亦曰命契之詞乃於尚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此

卷一

書疑

六

藏板

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勳曰繫於命契五教之下則是出於堯典矣又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卻皆載於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孔壁之分尚可以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得已而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輿亂以二十八字於慎微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而勢不得而合矣且立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崇尚慮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

又

虞氏之史官其有道之君子歟何其議之精而詞之密也何其敘事之法度森嚴也何其體用備而本末先後之不紊也其頌堯也首以放勳兩字總之後世遂疑為堯之號夫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即是放勳之注脚其第一章以四德為放勳之本而欽之一字又是德之本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於此明德

卷一

書疑

七

藏板

新民至善皆在其中只此二章其體用本末先後已極分明此後方載實事其命義和也首三句已盡一事之體用分命四官整整有條再提義和授以閔法而責敬授人時之效此自有一章之綱目此下即繼授舜一節先之以朱之不可負荷次之以三凶之不可任使然後述四岳之辭而使之求於仄陋而得舜又繼以歷試而又遜位此所謂推原其始之法也其頌舜也只是慎微五典一句終於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已隱然具於歷試之內與頌堯者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璿璣玉衡以補義和之未備見人君之職莫先於奉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次之以召四岳羣后之禮又次以巡守四朝之事又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閒以二十八載更端以限攝位即位之兩節然後具紀咨四岳命九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之一語而以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月云條理粲然制度綱維極其詳密命之以典真

萬世帝王之法則也自是而降更未有一篇似之雖然其中猶有缺文也猶有錯簡也昔堯之試舜也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叮嚀告戒之意何也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中脫此二十有四字而命舜之下又有十二字此所謂錯簡也愚不揣僭欲合二典之舊章補以孔孟之逸語點錯簡削偽妄以全聖人之書輒述於後

虞書

堯典

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有秩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卷一

書疑

九

藏板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九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羅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武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兪哉試可乃已帝曰

往錄載九載積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善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納字疑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卷一

書疑

十

退補齋

于德弗嗣帝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夫子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一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金作賈刑賞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歲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卷一

書疑

上

退補齋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命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以孟子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殲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三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嚚若子工兪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艾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諸帝曰嚚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俞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聖讓說殄行鸞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一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卷一

書疑

三

退補齋

右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于此何以多為蓋其中網內有目目內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為人其賢可知矣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必詢叩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于後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朝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

人可謂盛矣後世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用或以其位卑年少未之紀述尚可言也若堯之朝相與呼嘯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絲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他人與之共治邪略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之甚乎此可疑者二也又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交之閒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交趾在舜時為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閒三苗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乎且欲以南交為岫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

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午位蓋陰陽之交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岫夷與朔方對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贊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悞為納也又恐納于大麓而後賓于四門宅于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非如地之形方而靜也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為東方西方南方之

卷一

書疑

三

退補齋

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尚疎也曰虛曰昴曰火尙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躔度淺深亦未為其準曰星鳥者已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尤闕當其占候之初於既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為四序之證固亦已為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既定於昏又測於旦久之又推以度數可謂精矣而天象歷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法之初乎至舜

矣而天象歷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法之初乎至舜

卷一

書疑

五

退補齋

之時遂察斗柄之所指比堯之法尤為簡易而詳
明故史臣喜而書之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
考璿璣玉衡之名非斗也此周髀宣夜渾天儀
象之制也古人自名斗為璿璣玉衡此固未可知
若果為渾天儀之類制度精巧如此之至而史臣
不應不略提其綱而但以在璿璣玉衡五字而止
之愚之所疑者此為五也其他如陟方亮采之類
訓詁之不可通者直缺之

書疑卷第一

宋王柏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堯典之後當次禹貢禹貢之書文勢開闢法度森
嚴一句之中各有紀律一篇之內綱領粲然堯典
是敘舜一代之始終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禹
之位司空宅百揆皆在告厥成功之後二謨又當
次之典貢敘事體也二謨敘言體也此四篇者實
訓詁誓命之祖也百篇之義皆從此出百篇雖亡
而四篇獨存不害其為全書四篇或亡而百篇存

卷二

退補齋

無益也禹謨者因禹陳謨併敘遜位一節後及伐
苗中間雖有益皋陶之言而主意是禹故總曰禹
謨皋陶謨者中間亦有禹之昌言而始終皋陶也
故總曰皋陶謨二謨各自首尾不相沿襲如伐苗
事先後交互而不相害也禹一禹也於貢止曰禹
於謨加大字無義也今去之貢與二謨皆夏書
古人亦有稱為夏書者今從之

夏書

夏書

皋陶謨

復聯益視

夏書

愚讀皋陶謨益視二篇而疑其有錯簡也蘇氏因
嘗疑其首數語有缺文焉而未及討索其為錯簡
粵若稽古皋陶之下曰允迪厥德謨明稱諸八字
亦史臣贊皋陶之語也與堯典之例一而有詳略
之不同與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實無以
異其下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罔遠
可遠在茲此方為皋陶之言禹曰俞如何皋陶曰
都云云方為昌言昌言之云者有敷衍盛茂之意不

應只此四句而禹謨拜昌言於敬哉有土之下卻
欠一答禹拜昌言曰俞當移在此明矣皋陶謨之
終蔡氏從蘇氏王氏張氏說改曰為日以皋陶之
言予未有知為絕句思曰贊贊與政與禹曰帝
予何言予思曰孜孜句法一樣且相接也此下則
有錯簡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但述治水之勞
已非不矜不伐之素而皋陶謨曰師汝昌言禹未
會昌言而皋陶何師之有與禹拜昌言之失一也
其先皋陶昌言之後禹始拜之帝亦因禹拜昌言

之後始命禹汝亦昌言禹既昌言後而皋陶方曰
師汝昌言前後次第當然也自洪水以下數語亦
是錯簡當在荒度土功之下而成五服之上而皋
陶師汝昌言當在象刑惟明之上然後血脉貫通
渾然天成舜之賡歌亦與昌言聯續後世乃以夔
曰三段開之而賡歌一段尤無著落自禹昌言之
初即有惟幾惟康其病直一段舜深然之即有臣
哉鄰哉反覆其詞以贊之作此歌之意已萌於此
其下復推言君臣相與之義禹又卒言無忘皋陶

卷二

書疑

三

退補齋

既曰師汝昌言帝再提禹之意敘述于歌之先皋
陶又再廣其歌而禹獨不敢任為己功也賡歌畢
而韶樂作故以夔曰終之此史臣敘事之微意首
尾一貫精密如此惜伏生與之斷續也今輒正
於後

粵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稱諸曰慎厥身修
思永惇敘九族庶民罔遠可遠在茲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仲虺之誥

商書

成湯嘗播於眾以元聖稱伊尹矣愚攷其大用誠聖人也既有大德量又有大識見故能敷用權而略無沮禦打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伐而放之而天下不驚筭無遺策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豈不謂之聖人乎湯之懋德蓋非湯之素心也若仲虺者想接聞伊尹之大議密與伐桀之大謀習其本末不以爲疑其亦亞聖之大賢也歟是故湯之懋德虺大誥以慰之湯之盤銘虺倡論以開之告之以懋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之緒餘也告之以建甲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賢能之乎謂之誥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即大禹皋陶之昌言爲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敘事之文也大禹皋陶謨此君臣酬答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勸

主謂之訓軍中之號令謂之誓大臣之封爵謂之命此篇不可名之曰謨訓因進昌言以曉諭天下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爲後世諫疏之原也吳氏疑簡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于下之後帝用不滅之前則勢聯矣

湯誥

商書

此篇之書起頭立論極淵奧中開氣魄壯大後而工夫細密可謂得唐虞之心傳者也危微精一之傳萬世帝王之寶典湯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書 疑 卷二

民若有恒性克緩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性書中

性字始於此克緩厥猷惟后者此君師之任品節其氣質之性者也帝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以拳拳於此者爲不如此不足以勝是任稱是責也後世人主據崇高富貴之勢徒能以官爵奔走天下豈知有天命之常職哉只此數語已足以奄有萬方想當時諸侯異乎所聞莫不變換耳目洗滌腸胃脫惛淫之末習以復其本然之天矣其數夏王之罪不過是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一句言若輕而實重罪若簡而實弘滅德作威便是逆其常性敷虐于爾萬方便是不克緩猷失爲君之職莫此爲甚與眾請命輯寧爾邦家便是自任緩猷之責其曰予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有許多警戒之意此心洞洞屬屬對越天地此是緩猷之本凡我造邦以下是德其各緩此猷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目任其不克緩猷之咎詞義之精密無以踰此非聖人不能道也成湯只此一書傳於後世豈特爲治道之最所以得舜禹之心傳者實在於此

伊訓

商書

太甲 三篇

商書

咸有一德

商書

湯學於伊尹伊尹之相湯其格言大訓宜不少矣一字不傳於後世至湯崩後始有五篇之書皆老臣教戒嗣王之辭俱謂之訓可也然五篇之體不同伊訓太甲下咸有一德皆伊尹作意造詞以訓于王太甲上中篇乃史官敘事因載二訓語者也

名二

二

羣板

伊尹舉三風十愆之戒申之以天命不常之理其訓亦可謂嚴矣至於太甲上篇先言我左右汝祖有此天下君相之間須各保終始所以鞭辟者尤切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錄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猶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悞也西邑夏是對其後嗣王字對君字罔克罔終對有終惟終極爲整齊坦明次言湯以我開導汝汝不可順越其命自取覆亡所以再三叮嚀告戒可謂至矣太甲猶不改行營桐之役有不得已者此君臣之再變也幸太甲之悔過伊尹得奉而歸商得全終始其喜可知太甲三篇只主在一箇初終字太甲悔過之言亦只說一箇初終第二篇伊尹喜其悔過之言又勉其只法乃祖不可有一時怠豫之心是乃所以爲謹終之道第三篇猶慮其終之難保謂今王方續有此善端猶不可以不守之以敬敬字與豫意相反既敬方敢告之以進德之序

卷二

書疑

退補齋

終之以謹思力行伊尹將告老然後告以一德之用一箇一字變換幹旋反覆推行精妙無窮此百王之大法聖人之功用備矣前後五篇只是一篇文章典謨之後四百餘年方有此段精微之論湯以元聖稱伊尹伊尹亦以哲人自任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致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故經此君臣之再變而無纖瑕之可指嗣王亦竟以是而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

也況他人乎

卷二

書疑

三

退補齊藏板

書疑卷第三

宋王柏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校梓

盤庚

商書

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莫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阻沃壤迫隘民湑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後都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與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郡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

卷三

書疑

一

退補齊藏板

物饒人之所共趨毫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葛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圯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淪淪沒治毫殷而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爲民避害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遠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忠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

百姓之言少而辨論反復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子迕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諷然温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蘇氏猶以此少之謂先王處此必不致於民怨責之亦甚矣其後祖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但盤庚

卷三

書疑

二

退補齊藏板

卷三

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而盤庚之書加以殺亂脫簡此所以未易傳釋也

說命上

商書

說命三篇最爲明白而猶有可疑者以其書中有命之曰三字故謂之說命自無可疑但前輩以爲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於此則非也蓋命有二體有命官制辭之命有命口授之命如堯典之命義和此制詞之命如舜之命九官此口授之命如堯之命舜舜之命禹雖無命字亦此體也若傳說之命非制詞之命乃口授之命也高宗之求傅說其亦異乎君臣之遇合也高宗之不言一敬實徹內外用工深矣至羣臣咸諫而猶不言退而若有所得始以書誥羣臣只細味其恭默思道四字足以見其講學之精求治之切自任之重此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感應之機有必然者是其不言之中乃治國平天下之大功也蓋恭默思道之時無迹之可尋無法之可授商家一箇天下密運於方寸之間一誠既孚傅說

卷三

書疑

三

退補齊藏板

已在左右此語一出想羣臣聳然屏息以俟命於是果得於版築之閒爰立作相豁然無疑當其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於言即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恭默思道之所發見此豈他人所能揣摩潤色之乎而況說有復于王之語承于其下此其爲君問之詞明矣

說命中

商書

昔舜之興也先之以羣臣之言次之以歷試之事古今之常法也高宗之用說也神交氣合一見如

故任之而不疑非古今之常法也然則為高宗也
難為傳說也易高宗不知有傳說形於夢寐而後
求傳說知有高宗故一徵求而即起高宗恭默思
道於不言之表傳說奉若天道於版築之中此則
同一淺也傳嚴之野人見其一匹夫也而高宗學
問之淺深行事之得失先王之成憲後王之損益
一代治道之規模皆已定於宵中久矣高宗不之
求亦終老於巖穴之間孰得而測之及既見高宗
也無一語不切想當時老師宿儒在位碩德重望

卷三

書疑

四

退補齋

皆竦然自以為不及也今觀其中篇是說既受命
領職之後所進言此非問答之比其詞當有端緒
與高宗所求相應決不泛然雜舉散而無統也其
間疑有錯簡焉蘇氏亦嘗謂說之言散而不一然
一語一藥以為古之立言者反以其龐雜而益奇
之此愚之所以不容不疑也今妄以意聯輯未必
非當時之本語雖無所證不敢質言之似與高宗
所求者不相違自明王奉若天道亂民此言立
君之本自惟天聰明惟民從又此言為君之本
凡進言之端當如此從原頭說來兩段是總言為
君之道自惟口起羞止省厥躬宜屬惟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又屬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段是
答其納誨輔德之言專以一番字戒之無啓寵納
侮無恥過作非宜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
功又聯于祭祀四句次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
乃罔不休此段答其眩之求已上皆是高宗身
上事惟治亂在庶官止惟其賢次聯後篇惟說式
克欽承止列于庶位而後及於惟厥攸居政事惟

書

疑

卷三

書疑

五

退補齋

醇此段是答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之意
此是說職分事然後接王曰旨哉至篇終未知其
果得當時之序否伊尹之訓太甲於一字上轉換
極有工夫傳說之告高宗於惟字上尤不苟一字
是實字惟字是虛字中篇凡二十一箇惟字字字
著落精妥此可謂古之立言者之法也今考定中
篇本文於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此一節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若惟民
從又此一節為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此一

之在苟惟干戈省厥躬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一節是無啓寵納侮無恥過

作非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顯于祭祀時謂
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

不休此一節是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
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一節答惟王曰

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頁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
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下篇所敘乃高宗從容閒暇君臣醅酢交相切磋
交相責望氣象粹然此三代之盛時也二帝之都
俞也此篇論學凡三節第一節高宗先言問學之
原廢學之因開心見誠無一毫滯吝之意今汝當
有以成吾之志吾其能行汝之言第二節是說對

以人主之所以學蓋欲立事也學不見於事是愚
虛之學耳以己未知效前人之已知以己未能效
前人之已能是謂師古是先之以為學之實也高
宗所謂爾交修予是求之之精也說則曰遠志此
細密之工也曰時敏此無間斷之意也其來其積
皆自細密不間斷中得之大率工夫細密者則有
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
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為
交修之良方實萬世為學之鎖鑰也此是答罔顯

卷三

書疑

七

退補齋

之病交修之言第三節說數字是方說受教之人
不應遽及教人事夫受人之教得其指示正途開
說工程大略得其一半若不自去探討尋究如何

得盡其精微曲折之詳必孜孜惟日不足始終主
一於此而不敢有期必自足之心則其進也不知

其所以然而忽入於聖賢之域或自覺其進則止
於此而已矣此答其舊學之廢鑒於先王此又關

鎖其師古之訓尤親密者也豈特帝王之學為然
雖經生學士之工夫亦何以加於此哉高宗欲傳

說鑒于先正保衡傳說欲高宗鑒于先王成憲君
臣遇合之歡彼此相期之實虞廷之後幾寂寥無

聞前乎伊尹成湯不詳其記錄之傳後乎周公成
王不幸有流言之聞紹續前猷然方册舍高宗

傳說吾將誰與嗚呼盛哉

高宗彤日

高宗恭默思道公天下之心也故帝賚以良弼高
宗所天永命私一己之心也故雉雉於廟鼎同此
一心也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所天永命之

卷三

書疑

退補齋